

保护活着的儿子

索弗罗諾夫著

徐文譯

保护活着的儿子

〔苏联〕阿納托里·索弗罗諾夫著

徐 文 譯

(供 內 部 参 考)

АНАТОЛИЙ СОФРОНОВ
БЕРЕГИТЕ ЖИВЫХ СЫНОВЕЙ

«ТЕАТР», 1963, 第2期

保护活着的儿子

中国戏剧家协会研究室編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魏内大街320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 744 字数 59,000 印张 $3\frac{5}{16}$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插页 2

1963年11月北京第1版

1963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6) 0.54元

內 容 提 要

劇情大致是寫蘇聯某州前任州委书记因系斯大林分子而被撤職，在家過着一種閑居無聊的生活。他覺得他個人過去也曾為黨作過一番事業，自己的兒子也在衛國戰爭中犧牲，今天落得這樣，個人是夠委屈的了，可是他在青年一代的心目中，還是“個人迷信”的殘余。就連他的女兒伊麗娜也認為父輩并不比自己強，不願走他們走過的道路，重複他們所犯的錯誤，這就使他更加傷心、氣憤了。後來，在現任州委书记洛基切夫的關心、開導、以及現實生活的教育下，開始認識了他過去的錯誤，不該抱着“個人委屈”的想法，還應該為黨作許多事情，尤其是要關心青年，教育青年，保護活潑的兒子們。

出 場 人 物

闊瓦廖夫·巴維爾·斯杰潘諾維奇

闊瓦廖娃·达丽雅·阿列克謝耶芙娜

伊丽娜

闊尔尼茵柯·瓦林琴娜·阿列克謝耶芙娜

沙巴諾夫·巴利斯·阿列克謝耶維奇

娜达卡

切普列申·謝尔盖·华西里耶維奇

馬克辛

洛基切夫·伊万·伊里奇

巴尔巴里索夫·米海尔·米海洛維奇

高乐·菲多尔·菲多洛維奇

基利尔

第一幕

闊瓦廖夫的家里。房間——書房兼客廳。按照一切陳設，可以看出闊瓦廖夫在這裡已居住很久。寬大的沙發床。鋼琴。牆上挂著照片，書櫃的玻璃里也有照片。寫字台上擺著綠色台燈和一些書報。窗外呈現出莫斯科的景象：帶有各色各式涼台的新建的房舍，高大的起重機聳立在黃昏前的薄霧中。夏天，可是窗戶却都關著。屋中小桌旁坐著闊瓦廖夫、切普列申、巴爾巴里索夫和高樂，他們手上拿著撲克牌。桌上鋪著一張紙，煙灰缸里堆滿煙頭。巴爾巴里索夫抽著煙斗。

闊瓦廖夫（把牌一丟）够了，這些悲慘的事情不要再說了！多煩人！總是個人迷信，個人迷信……你就沒有別的話可說嗎？

高樂（語調平穩而堅定）不，為了永遠不讓個人迷信重新出現，應該說，應該經常地說。在長久的沉默之後人們是要說話的。

闊瓦廖夫 我知道這是什麼滋味。或者是飛黃騰達，或者是葬身溝壑！

巴爾巴里索夫 或者是嚴重的神經衰弱症。

高樂（對闊瓦廖夫）為什麼一談起這種事情你就這樣激動

呢？

闊瓦廖夫 太煩人。你有失眠症嗎？

高乐 幸得上帝寬恕。

闊瓦廖夫 寬恕！可是我們沒有得到寬恕。你該不要整夜不睡地等待着一個電話吧？

高乐 等電話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謝爾蓋·華西里耶維奇，你說是不是？

切普列申 （有點嘲笑的神情）我認為……

高乐 總回憶過去，你是不喜歡的吧？

切普列申 不喜歡。

高乐 大家都不喜歡。單人囚房的生活，未必能給你留下什麼令人高興的回憶。

切普列申 菲多爾·菲多洛維奇，你說得對，未必能，未必能。（對闊瓦廖夫）我們繼續來吧？我大有希望抽你點稅。

闊瓦廖夫 （氣忿地）等等瞧吧，謝廖沙。紅方塊，紅桃……等等瞧吧！

切普列申 我們對待敵人永遠是採取人道態度的。你輸了，巴沙。

闊瓦廖夫 （對切普列申）我猜得准，等一會兒我再跟你算帳。（抽起煙來。）

巴爾巴里索夫 這是第十二支了。

闊瓦廖夫 我沒往里吸。

巴尔巴里索夫 你这不是又要发牢骚說失眠嗎？

闊瓦廖夫 如果一个人不发牢骚，那就不算一个人了。

高乐 这样說来，你不是在間接地支持我嗎？

闊瓦廖夫 我不算一个人，我是一个退休金領取者。

巴尔巴里索夫 大家都有可能成为領退休金的人。

高乐 在儲蓄銀行里我常碰見他們。坐在小窗口管出納的姑娘們是最头痛这些領退休金的人了。

巴尔巴里索夫 我想像得出，当你成为一个退休金領取者的时候，你的心情会是多么可怕。

高乐 还算幸运，我从来沒患过神經衰弱症。

巴尔巴里索夫 还不晚。

高乐 也許可能，因为我从来还没得到过专為个人规定的定量和薪金。

巴尔巴里索夫 这种享受，你是注定赶不上的了。

高乐 我也沒有得到过专用的汽車。

巴尔巴里索夫 这也是难以补救的了。

高乐 （确信的口气，自言自語地）可是，除了基利尔，我还有过一个儿子……菲多尔……可是他沒了。菲多尔沒了。

闊瓦廖夫 （断断续續地）許多人……都沒有……儿子了。

高乐 知道，你的儿子死去了。可是我……我也只能帶着他的像片罢了。戴着船形帽，多好的一个孩子。

切普列申 （随便地）为了保卫祖国，多少人牺牲了生命。

高乐 我不說这些。(取出像片交給切普列申)这就是我的菲嘉。一直杳无音信。他可以成为一个数学家的。他很有才能。

闊瓦廖夫 (仿佛安慰的口气) 你的小儿子就要大学毕业了。

高乐 不錯，基利尔快要大学毕业了……可是我說的不是他。(指著像片对闊瓦廖夫) 你看，这孩子好嗎？

闊瓦廖夫 哪年生的？

高乐 今年，應該是四十岁……

闊瓦廖夫 我的那个，今年應該是三十六岁……

巴尔巴里索夫 朋友們，咱們的牌还没有結束。

闊瓦廖夫 去它的吧，我一輸，血压就要高。

高乐 我輸了一輩子，可是……血压却始終正常。

巴尔巴里索夫 那就請你把药方公开出来吧！我作为一个内科医生，很想把它公諸于世。

高乐 我一輩子都沉默寡言——这就是我的药方。可是現在我能开口說話了嗎？或者还是像过去一样不可以呢？

闊瓦廖夫 (不耐煩地) 你要說什么？

高乐 (看看像片) 孩子坐上火車开往前綫，而他的父亲在同一个時間却被送到相反的方向去了。

闊瓦廖夫 干嗎要去触动这些旧的創伤？这是干嗎呢？

高乐 人只能出生一次，可是他却能終身受着侮辱。我的祖先不知是誰，一时不慎沾染了德国人的血統，这

并不是我的过错。假如他知道他的后代里有一个人所发生的事情，我敢担保，他当时是不会犯那样错误的。

闊瓦廖夫 你在西伯利亚的时候，不是并没有失业吗？

高乐 在西伯利亚？是的，我领过薪金和职员口粮。

闊瓦廖夫 你所遭遇的，也是千百万人同样遭遇的……

可是目前有什么使你不安的呢？

高乐 （对闊瓦廖夫）请恕我问一句，你满意你的遭遇吗？

闊瓦廖夫 我不懂你提的问题。

高乐 你还是很健康的人……为什么不工作呢？

闊瓦廖夫 （难为情地）奇怪的问题……

高乐 我觉得这问题并不奇怪。你贡献出了整个的一生……其实，你比我更清楚，你是为什么贡献出一生的。

闊瓦廖夫 （激动地）我还活着。

高乐 大家都活着。

闊瓦廖夫 你往哪儿逼我？

高乐 不是我逼你，是他们逼你。

闊瓦廖夫 （激烈地）我拒绝跟你谈这些事。

高乐 你这样激动，这就表明我是正确的。

闊瓦廖夫 不，你仍然在逼我。

高乐 难道连现在还有不能讨论的问题吗？

巴尔巴里索夫 （对闊瓦廖夫）玩扑克——对你来说，应当是

比較安靜的作業。

關瓦廖夫 玩撲克，去它的吧！（對高樂，暴躁地）你是想從我嘴裡知道，因我已經不是黨委書記所受的委屈嗎？是不是？

切普列申 分牌，米海爾。為了玩好這一局牌，談話應該和平些。

巴爾巴里索夫 （一邊分牌，一邊對關瓦廖夫）你還能撈回來的。

關瓦廖夫 當然能。（對高樂）你知道什麼叫做幹部調動嗎？

高樂 我想，這是一個相當痛苦的过程……至於說到我，只要我的舌頭還能轉動，我就一直能教青年人英文。

關瓦廖夫 在黨內沒有終身的職務，你懂嗎？沒有！我們的力量也就在此。你明白嗎？是力量，不是弱點！從前，我自己也曾去替換過別人。

高樂 在你的話里含有一種信仰。不過，請原諒，我覺得這種信仰畢竟是以舊的東西作基礎的。

關瓦廖夫 什麼舊的東西？

高樂 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那就是說你還處於催眠的狀態。

關瓦廖夫 （大笑）你聽說過有人把信仰、世界觀叫做催眠的嗎？！難道你沒有信仰和世界觀嗎？

高乐 我宁可沒有。我的生活簡單。

巴尔巴里索夫 蛆的生活也簡單。

高乐 一生中我总是受侮辱。不要这样，米海尔·米海洛維奇。何况我們两个之間的强弱对比是悬殊的。

將軍，你怎么默不作声？

切普列申 現在是平时，將軍們无用武之地。

高乐 可是我們这里正在鏖战。我很想知道你的意見。

切普列申 你认为將軍們的生活里沒有信仰嗎？

高乐 在你的語气中我觉得給了我回答。可是，別忙，請你从各个翼側把我打垮吧。不知道我的軍語用得可对？

切普列申 从各个方面。

高乐 因为我出身的关系，年輕时沒能入伍。他們不肯把武器交到我的手里。

切普列申 那还用說，武器應該掌握在可靠的人的手里。

高乐 那天夜里把你送到監獄去的时候，你那里一定都是些可靠的人吧。可我不說这些。在政治術語里有这样一句話：“誰也不能阻止历史的車輪前进”。（对闊瓦廖夫）在政界人士中的談話里我們常听見这句话。

闊瓦廖夫 那又怎么样呢？

高乐 我是希望这个历史車輪在它前进的时候最好別軋死人。可是我們剛才所說的历史車輪在它前进的过程中，被压碎的骨头却是太多了。你不同意嗎？

闊瓦廖夫 (模稜兩可地) 历史总是历史。

高乐 历史里, 巴維尔·斯杰潘諾維奇, 也有过黑暗的章
頁。“規律总是規律”……不解決問題的。

闊瓦廖夫 那么, 你是想让車輪停下来罗。

高乐 这么重大的任务我可担不起, 我沒有这份力量。我
只是希望, 这个历史車輪不要軋死人。

闊瓦廖夫 这还有誰会来爭論嗎?

高乐 你认为怎样, 將軍?

切普列申 我要从原来的話头說起。將軍們也是为拥护
信仰而战斗。那些企图把历史車輪推到歧路上去的人,
就是他們战斗的对象。

高乐 請放心, 我沒打算把它推到歧路上去。让它去滾
吧。但是人們希望活下去!

闊瓦廖娃 (走进来, 停住) 只有男人才能在这样的空气里
生活! 米海尔·米海洛維奇, 亏你还是个医生呢!

(她打开窗戶) 这是什么? (拿起烟灰缸) 巴維尔, 你!

闊瓦廖夫 (抱歉地) 我沒抽, 他們可以作证。(指巴尔巴里索
夫。)

巴尔巴里索夫 这里沒有证人。(对闊瓦廖娃) 第十二支了。

闊瓦廖娃 (气忿地) 这不是开玩笑的事!

闊瓦廖夫 我沒往里吸。

巴尔巴里索夫 按照原則, 男人是應該抽烟的。

闊瓦廖娃 (把一封信放在丈夫的面前) 洛基切夫来的信。还有

巴利斯打来的电报。他就要同娜达卡一起来了。

(不安地)可是,什么时候呢?告诉第几次列车,多几个字算得了什么呢?

巴尔巴里索夫 没必要多花十戈比。

闊瓦廖娃 (对巴尔巴里索夫)我生你的气。

巴尔巴里索夫 患者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根本沒病,可是要求治疗,另一种,确实有病,然而拒絕治疗。

闊瓦廖娃 猜一猜,他們什么时候到。伊丽娜沒打电话来嗎?

闊瓦廖夫 沒有。

高乐 她跟基利尔和馬克辛在一起呢。

闊瓦廖娃 (对闊瓦廖夫)別再抽第十三支了!(帶着烟灰缸走出。)

闊瓦廖夫 (对巴尔巴里索夫)你这个人真不够朋友。

巴尔巴里索夫 我可以欺騙任何人,就是不能欺騙达沙。

闊瓦廖夫 (一面很快地看电报,一面对高乐)这也是命运……

巴利斯是达沙的弟弟。在大学一年級的时候就到前线作战去了。四一年在斯摩棱斯克附近在战车里受了震伤,在昏迷中被俘。居然沒有送命。呆过集中营。在汽車工厂里做过工。認識了一个乌克兰的姑娘。他們在逃往瑞士的途中,在火車上这位姑娘娜达卡被警察捉住了。因为他俩穿着高腰的套靴。

高乐 高腰的套靴?

闊瓦廖夫 咱們的，咱們國家特有的一種套靴，腰非常高。德國人不穿這樣的套靴。他倆挨了打，打得很厲害，又重新被關進了集中營。在那里他倆失掉了聯繫……

高樂 失掉了聯繫，但不是永久失掉了聯繫。

闊瓦廖夫 後來又找到了……是在戰後。美國人釋放了巴利斯，可是又把他送到瑞典美國的集中營里。

高樂 現在呢？

闊瓦廖夫 現在是汽車製造廠一個工段的領導者。

高樂 （逼迫的口氣）在度過各種集中營的生活以後，還有可能學習？

闊瓦廖夫 （不太樂意地）沒能正規地學習。

高樂 沒有錄取？

闊瓦廖夫 在一個函授的中等技術學校里畢了業。

高樂 掉到車輪下面去了。（對切普列申）你認為怎麼樣，將軍？

闊爾尼茵柯 （走進）同志們，好。

巴爾巴里索夫 （站起）瓦林琴娜·阿列克謝耶芙娜，總是看不見您。

闊爾尼茵柯 啊，米海爾·米海洛維奇，你還沒有輪得退下火綫哪？

巴爾巴里索夫 老近衛軍向不退却。

闊爾尼茵柯 要退却，要退却。

巴尔巴里索夫 要退却，只有在您的面前。

闊尔尼茵柯 我能够更信任的是將軍，而不是医生。

巴尔巴里索夫 当將軍的总是保持着驕傲的沉默。

切普列申 当將軍的——比不上老近卫軍。

巴尔巴里索夫 (对闊尔尼茵柯)今天您太漂亮啦……

闊尔尼茵柯 花呢？

巴尔巴里索夫 郁金香，亲爱的瓦丽雅。(走出房間。)

闊瓦廖夫 謝廖沙，你看医生的行动多果决。(对闊尔尼茵柯)巴利斯快来了。

闊尔尼茵柯 (快活地)我弟弟快来了？什么时候？

闊瓦廖夫 同娜达卡一块儿……今天……

巴尔巴里索夫 (走进，打开報紙露出一束郁金香)一部分弄得枯萎了，不过只要放在水里浸一下，就会恢复原状的。(把花递给闊尔尼茵柯。)

闊瓦廖夫 他知道你喜欢郁金香。

巴尔巴里索夫 猜測漂亮女人的爱好，是我的天才。

闊尔尼茵柯 謝尔盖·华西里耶維奇，您怎么甘心落后呢？

切普列申 内科医生永远是善于猜測的。但是不要信任他們，他們經常会給人带来不愉快的药丸。

闊尔尼茵柯 不管内科医生带不带来令人不愉快的药丸，可是郁金香我毕竟是喜欢的……(对巴尔巴里索夫)拿着花，咱們走。

巴尔巴里索夫 怎么样，將軍。（同關瓦廖夫走出。）

關瓦廖夫 对于一个大夫來說，当他的一切努力成为徒劳无益的时候——那真是最痛苦的事情。

高乐 她是真美。

關瓦廖夫 除謝廖沙以外，大家好像都看到了这一点。

切普列申 我也不是瞎子。

關瓦廖夫 （对高乐）我总想使他結婚。可是，徒劳无益。

高乐 （对切普列申）我要是处在您的地位早就結婚了。

切普列申 那你就結婚吧。有什么妨碍你的嗎？

高乐 亲爱的將軍，年紀，虛度的年华和不幸的遭遇。

關瓦廖夫 （对高乐）你会拉小提琴嗎？

高乐 你是說我会牢騷，是不是？

關瓦廖夫 正是。（打开信。看信。对切普列申）是洛基切夫写来的。他是現任的州委书记。

高乐 就是占据你职位的那个人？

關瓦廖夫 他占的不是我的职位，是州委书记的职位。

高乐 你对他一点也不怨恨？

關瓦廖夫 （冷笑）你終究是一个好牢騷的人，菲多尔·菲多洛維奇。

高乐 抱歉得很，可惜我不是一个最会牢騷的人。

切普列申 我看不要为了配合你的牢騷而寻求同情者了。

高乐 为什么不要呢？如果加一把勁，就能……（对關瓦廖